

後七國志



後 七 國 志

徐 震 編
章 閣 校 註

上海文化出版社

內 容 提 要

“后七國志”一名“乐田演义”，清徐震編。內容敘述燕昭王築黃金台，乐毅拜相，养精蓄銳，兵威大振，連下齐國的七十二城。燕昭王死后，惠王繼位，听信讒言，以尉劾代乐毅，田單用火牛陣大破燕兵，尽復失地。昭惠王悔过，致書乐毅，請他返國，乐毅坚决拒絕，長期留趙。

全書以乐毅为中心，田單部分較少。內容一般尙能符合歷史記載，沒有荒誕的傳說，也沒有誇大的誇張，和描寫孫(贖)龐(涓)斗智的“前七國志”截然不同。在結構上也很緊湊完整。

后 七 國 志

徐 震 編
章 開 校 註

*

上海文化出版社出版

上海衡山路 58 弄 2 号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 078 号

上海市印刷四厂印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总經售

*

开本：787×1092 毫米 1/32 印張：4 15/16 字數：97,000

1956 年 6 月第 1 版

1957 年 12 月第 3 次印刷

印數：40,000—108,000

統一書号：10077·246

定價(6) 0.42 元

目次

第一回	貪大位結黨巧欺君	慕虛名信讒甘讓位……1
第二回	演武廳橫槊示威	無終山潛身逃難……10
第三回	命將興師貪鄰利己	見君訴苦盡悔前愆……19
第四回	燕子之無道受齊刑	齊匡章有心亂燕國……27
第五回	郭太傅請買死馬骨	燕昭王高築黃金台……35
第六回	樂毅誠心合明主	燕王明眼識賢臣……45
第七回	齊湣王殺二忠臣以肆惡	樂元師會五諸侯而出師……54
第八回	燕昭王大閱節制兵	韓將軍喪命匹夫勇……63
第九回	敗一陣又一陣急似燃眉	下一城又一城勢如破竹……72
第十回	齊劫燕燕乘便轉劫齊營	楚謀齊齊臨危反求楚救……81
第十一回	成功將小受諸侯封	亡國君大爭天子禮……89
第十二回	王孫賈左袒誅兇	田法章潛身歸國……97
第十三回	樂元帥識天心容小邑	燕昭王念功績斬讒人……106
第十四回	燕不幸丹藥亡君	齊有謀流言易將……114
第十五回	代大將騎劫辱燕師	拜神師田單震齊氣……123
第十六回	騎劫不知兵喪身覆國	田單出奇計破敵興齊……132
第十七回	田將軍法駕迎君	燕守將聊城死節……140
第十八回	燕惠王盡失齊城方悔過	望諸君志不忘舊永留名……149

第一回

貪大位結黨巧欺君
慕虛名信讒甘讓位

詩曰：燕王昏得太無因，不辨君來不辨臣；奸相矯情稱作聖，佞人邪說認爲真。明明父子無主斷，好好江山自送人。自古敗亡無不有，從無如此絕天倫！

話說周武王既得天下，分封諸侯，八百餘國，豈有自樹敵國？止不過要他們夾輔王室，始終無改。誰知人心不古，以強兼弱，漸漸消磨到周慎靚王之時，除了小國不算，止存七國。你道哪七國？一曰秦，一曰楚，一曰齊，一曰燕，一曰韓，一曰趙，一曰魏。這是強大之國。七國中雖皆各有能臣，爲國家出力，惟燕國坐控幽冀，土地豐厚，風氣精勁，往往彙生異人。七國前時，出了一個異人，叫做孫臏，與魏國龐涓賭才鬥智，因出了一個奇計，將龐涓誘斬於馬陵樹下，故天下皆聞知孫臏之名。此一段故事，已有傳述[●]，無用再贅。不期到了周慎靚王五年，七國之中，燕齊二國，又有兩個異人出世。燕國一個叫做樂毅，齊國一個叫做田單，俱先後爲國家建立奇勳，可垂千古。此一段故事，流傳尚少，故細述之，以爲覽古之徵。正是：

世復世兮年復年，年年世世出英賢；

●指“前七國志”。

若無青史春秋筆，異績奇功誰與傳？

話說愼親王五年，燕國却是燕王噲在位。這燕王噲爲君，說他荒淫，雖也荒淫，又不算十分荒淫；說他驕傲，他雖驕傲，却又不到十分驕傲；說他不知世事，而國家政事，却又件件留心；說他不知古典，而堯、舜、禹、湯，却又事事曉得。只因一味愚頑，貪圖逸樂，遂做了一個千古出類拔萃的昏君。

這燕王雖然昏愚，胸中却尙知有聖賢道理，若有造化，遇着一個忠賢宰相，盡力匡扶，再得幾個有道良臣，正言規諫，他還不致喪亡。不期國祚該衰，剛好又湊着一個奸臣，叫做子之，這子之爲人，一個胆子比天還大；一個性子比火還烈；一條腸子比鈎還彎；一片心機比墨還黑；仁義禮智，全然不曉；貪嗔癡頑，件件皆能；滿口誇張，最會哄騙；行奸萬狀，算得來都是自尋死路。內雖狡僞，外面却有威儀，生得身長八尺，腰大十圍，肌肥肉黑，面闊口方，遠而望之，偉然丈夫。又有氣力，仰面手能擒捉飛禽，急步可以追及猛獸。使一柄渾鉄槊，有萬夫不當之勇，又善養緣[●]，自燕易王在位時，已謀得相位，執燕國柄。及燕易王薨後，燕王噲嗣位，雖仍居相位，却與燕王噲情意未孚，惟恐燕王噲委任不專，將來不免失位，因此私心時時憂慮。欲請人保薦，却又遍察滿朝，無一個爲燕王親信之人，無一個是我朋黨之友。

一日見蘇秦之弟蘇代，也如蘇秦一般能言善語，專於遊說，顯名於諸侯，多能足智，燕王深服於他，惟言是聽。因暗想道：“若得此人，在王前贊言一聲，則我的相位，更穩如泰山磐

●養緣 就是逢迎巴結。

石矣。”又想這蘇代與我平日甚疏，如何肯言？欲要以財貨結交他，他的眼孔又大，任是金銀，也不肯真心爲我。欲要以勢位壓動他，他連諸侯也不放在心上，何況宰相？再三思量，忽然省悟道：“聞他有一位千金小姐，十分鍾愛，若求得她做了兒子媳婦，兩下成了至親，便不怕他不努力相助。”算計定了，乘便央一個心腹中相好的大夫，叫做鹿毛壽的爲媒去說。這鹿毛壽爲人，又是一個只認得富貴，不認得人倫，只知有勢頭，不知有節義的人。今見子之爲相，正有富貴，正有勢頭，遂與他結成一黨，巴不得子之常爲相，他便有靠。見子之托他爲媒，隨即跑來見蘇代，細細述子之求親之意。

原來這蘇代雖然四方去遊說諸侯，在身所重者，却是燕齊二國。若二國和好，他便好往來其間，攬二國之權。不期自蘇秦死後，齊宣王看破了蘇秦之詐，便漸漸與燕王有隙。蘇代恐燕齊有隙，存身不牢，因勸燕王質子[●]與齊，方才相安。又令其族弟蘇厲仕齊，故常常通好。他既身仕於燕國，燕國相臣，豈有不願交結之理？子之既叫這鹿毛壽來再三求親，正投其機，即便應允，遂不日成親，兩家做了至親。

既成婚後，子之方將燕王新立，與他情意不合，恐失相位之事，與蘇代說了，央他從中保護。蘇代道：“燕王爲人，愚而多疑，若直直說去，便不聽信，待有好機會，只作無心言之，便肯聽從。”子之大喜。

忽一日，燕王命蘇代到齊國去看質子。蘇代遂看了回來覆命，道質子平安無恙。燕王因問道：“吾聞齊桓、晉文得了管

●質子 就是抵押在別國的兒子。

仲、舅犯諸人，所以一匡天下，九合諸侯，遂爲霸主。今聞孟嘗君之在齊國，乃天下大賢，齊王得之，豈不又霸天下？”蘇代因欲爲子之作說客，遂乘機答道：“齊王雖知孟嘗君之賢，以臣觀之，却不能復霸天下。”燕王驚問道：“此何故也？”蘇代道：“國家得賢臣不難，專任賢臣爲難耳！齊王雖知孟嘗君之賢，而委任孟嘗君却不專一，既不專一，政難改良，安能復霸？”燕王因長嘆道：“天生賢才，偏立身不偶，齊國有賢臣，而齊王却不知用。惜我不得孟嘗君爲臣，若得了孟嘗君爲臣，我自當委國聽之。”蘇代道：“大王何舍近而求遠也？今有相國子之立身行己，不愧古人，又明諳政事，卽齊國之孟嘗君也。自有不知，却慕他人，竊謂大王過矣！”燕王聽了，又驚又喜道：“原來子之可比孟嘗君，何以見得？卿可細言之。”蘇代道：“孟嘗君胸中無文，身又不能武，不過賴三千食客，爲之遊說耳。怎如子之文能修名教以安邦，武能敵萬人以定國，以臣觀之，子之殆過於孟嘗君，竟是古之舜、禹。”燕王聽了大喜道：“若非卿言，寡人幾失之矣！”因召子之入朝，大加獎賞，遂將一國政事，付子之掌理。子之竟受之不辭道：“臣已待罪相國，理該任事，今又蒙大王專心付托，臣敢不竭力效命。”燕王快不可言。

子之初爲政事，不敢竟行，猶取幾件大事，請王裁決。王推辭道：“既已托卿，猶待寡人裁決，是不專也。”竟退入宮中，委心遊樂。子之見燕王委任不疑，大權在己，便有個篡燕之心。因暗中與鹿毛壽圖謀道：“燕王昏瞋，又不臨朝，大權盡在吾掌，篡之甚易。只恨將軍市被并各官擁着大兵，見難必要救護，恐一時舉事，名分不敵，反遭其辱。”鹿毛壽道：“若明明以刀

兵奪國，不獨市被兵權在手，難於篡弑，即便篡弑成功，而列國諸侯聞之，亦不干休，此招禍之道也。相國若有大志圖謀，吾有一妙計，包管相國不動刀兵，而大位自到。”子之聽了，便喜動顏色道：“此大夫戲我也。以臣而圖君，雖極刀兵之力，猶患不能，哪有大位自至之理？”鹿毛壽道：“相國有所不知，以刀兵爭奪天下，皆後世事也。上古不然，在三代聖帝明王之有天下，皆不傳子而傳於賢，故堯有天下，不傳子而傳舜，舜有天下，不傳子而傳禹，名曰讓位。惟後世道衰，乃始傳於子，以至於今。今燕王甘心逸樂，不思聽政，且遠慕聖賢之名，待壽憑三寸不爛之舌，說以聖人讓位之事，彼必善而聽從也。彼若聽從而行之，則舉國相安，豈不過於篡弑？”子之笑曰：“能得讓位，乃是妙計，但是堯舜以來，歷經千年，興亡之際尚殺伐，未聞有讓位之事；豈至今戰國，人心如狼似虎，燕王安得突然而行此？”鹿毛壽道：“人之愚不一端，有愚於任者，有愚於聖者，愚於狂者，荒淫驕橫，皆可動之。我看燕王高瞻遠慕，是愚於聖者，故思用堯舜之美名動之。事最難料，待我爲相國圖之。”子之大喜道：“願大夫留意圖之，倘能成事，決不忘報。”

鹿毛壽因入見燕王道：“大王閒居深宮，不親政事，樂乎？”燕王道：“甚樂。”鹿毛壽道：“大王身則樂矣，只是名不美。”燕王驚問道：“爲何不美？”鹿毛壽道：“君自君，臣自臣，子之雖賢，位在相國，任是勤政，勤政乃是爲君之事。今大王不親政事，只圖快樂，安得美名？”燕王道：“寡人虽不勤政，已托相國子之代我勤矣，總是一般。”鹿毛壽道：“相國只完他相國的事，大王要顯堯舜之名，除非實行堯舜之事。”燕王道：“且問你，自

古爲君者多矣，何以獨稱堯舜爲聖人？且聞舜帝被袵衣[●]，鼓琴、御二女，果未嘗不樂，而無人謂其荒淫，此何說也？”鹿毛壽道：“堯舜所以稱聖人而未嘗不樂者，妙在能傳賢而讓其位也。堯王既老，懶於政事，訪知舜王之賢，遂將君位勞苦之事，讓與舜王，自取快樂。天下知勞苦之事，又有舜之爲君，便知誦堯之聖，而任其逸樂矣。舜王既老，懶於政事，訪知禹王之賢，遂將君位勞苦之事，讓與禹王，自取快樂。天下知勞苦之事，又有禹之爲君，便知誦舜王之聖，而未嘗責其逸樂矣。今大王雖任子之理政，然君位之名，猶爲大王所據。大王若不勤政而圖快樂，則天下焉加大美之名於大王。大王安得稱聖人如堯舜哉！”燕王聽了，又驚又喜道：“據卿這等說起來，則傳賢讓位，乃爲君之美事也，何後世無一人行之？”鹿毛壽道：“世俗諸侯，豈能知此，惟堯舜大聖，方思及此。”燕王道：“君位若讓人，只怕爲君之樂，人又不讓我耳！”鹿毛壽道：“讓位須讓賢人。堯雖讓君位於舜，堯何嘗不享爲君之樂者？舜賢人也。舜雖讓君位於禹，舜何嘗不享爲君之樂者？禹賢人也。讓位若讓得其人，雖無爲君之名，自有爲君之樂，此大聖人之所以不再計名位也。”燕王聽了大喜道：“讓位之樂，原來如此，我何樂而不爲？卿可傳示子之，吾將讓位也。”鹿毛壽因贊之道：“大王若果讓位，是又一堯舜也！”因退出連忙報知子之。子之歡喜不已。正是：

奸臣自道智謀高，篡弑君王不用刀；

誰想爲君偏速死，不如臣位倒堅牢。

讓位之事，燕王雖與鹿毛壽商量，却早有人報知太子平。

●袵(出戶)衣 鋪繡衣服。

太子得知，驚慌無措，連忙入宮，苦諫燕王道：“燕國乃召公奭祖宗之燕國，受周天子之封，數百年相傳至今，父王豈可一旦貪圖逸樂，私自讓人？若果讓人，是斬祖宗之宗祀也。況君元首也，臣股肱^㉔也，股肱豈可加於元首之上？”燕王道：“讓位於堯舜大聖人之事，非汝所知也。且名為讓位，而實則享為君之樂。吾意已決，你不必多言！”太子平痛哭道：“為君方有為君之樂，豈有君位不居，自就臣列，尚能保全其逸樂之理？望父王細思之，勿為奸人所惑！”燕王怒道：“此吾意也，哪個奸臣，敢來惑我！你只知戀此君位，以為不朽。不知周家諸侯八百，今存有幾，亡者已煙消火滅，不為人齒，何如讓此一時之位，上媲堯舜之名，同垂不朽之為高哉！汝欲為君，俟汝自為之，我不能庇汝也。”

太子平知父意不可回，只得含淚而出。臣子中亦有幾個進諫者，燕王俱揮叱不聽。因下詔命有司擇吉，讓位於相國。

子之見有了詔書，滿心歡喜，只得虛上表章，假意推辭道：“才愧重華^㉕，德慚神禹，安敢承君王之天位？萬望收回成命，容臣效力股肱。”燕王又下詔道：“謙退不遑，愈見聖德，幸早蒞臣民以奠安。”燕王不准辭。子之不好就受，因又上表推辭。鹿毛壽乘着子之上表推辭，因又入見燕王說道：“大王可知相國不肯受禪之意麼？”燕王道：“不知也。”鹿毛壽道：“昔堯讓位於舜，而舜能受位者，堯之子丹朱能體父心而不爭也。舜讓位於禹，而禹得受位者，舜之子亦能體父心而不爭也。至於

㉔股(《×》)肱(《×》) 比喻輔佐君王的大臣。

㉕重華 指虞舜。舜目重瞳子，故名。

禹非巡傳子，亦曾讓位於益，奈何禹之子不肖，不能體父心，竟奪益之天下。故後世謂禹之德衰，不及堯舜。然細思之，非禹德衰，實禹之子啓不肖也。今大王讓位於相國，誠當今之堯舜也，而相國子之不肯受者，因聞太子，曾泣諫於大王，大王雖不聽，而太子之怨恨必深，今若承命，恐一旦奪之，求爲相國不可得，故屢辭不受也。”燕王道：“太子不足慮。”因下詔廢太子爲庶人，逐出城外居住，不許入朝干預政事，再命子之受禪，子之遂不復辭。

因於南郊，築一受禪之台。到這一日，燕王先下令，令文武百官，俱至舊丞相府，迎請新燕大王，到受禪台，自却先到台上等候。衆官無奈，只得備了旌旗義仗，御樂法駕^㊶，前往迎請受禪。子之見了百官迎請，知事已真，便老着面皮，裝出大賢模樣來，冠了王者之冠，服了王者之服，龍行虎步的，上了法駕。命衆官騎馬，左右排班，一隊一隊的，在前面引導。一路香煙繚繞，御樂齊吹，直迎到受禪台前，方才駐駕。一班文武官，俱下馬擁護升台。升到台上，燕王就迎着對拜。拜畢，燕王就將王的玉璽^㊷，臨民的寶圭^㊸，送與子之道：“寡人燕王，德薄不獲自修，又倦勤不能親政，文武官民，久仰大王欽明聖德，高過唐虞，天縱神威，亦不殊夏禹，誠治世之君，社民之主。故寡人遜此衰殘，以讓有德，願大王洪敷恩澤，以救斯民。”子之受了寶圭玉璽，因答道：“天命在茲，敢不祗^㊹受，君恩獨注，當以有

㊶法駕 皇帝的輿車。

㊷璽(丁力) 皇帝的印章。

㊸圭 玉石。

㊹祗(出) 恭敬。

酬。”燕王見子之受了圭璽，就要率領文武百官，身就臣列，北面以行朝賀之禮。子之忙傳令止住道：“燕大王舊君，有太上之尊，豈可下就臣列，且暫請回宮，再議崇奉之禮。”燕王受命，方先回宮去了。然後百官次第朝見，見畢，就發駕郊祀天地。郊祀過了天地，回宮後就傳旨設朝，并拜蘇代、鹿毛壽爲上卿，其餘仍居舊職。一面就命內侍，打掃文華宮，請燕王出居靜攝。恐內外混雜不便，又傳旨，凡燕王之供奉，舊侍宮人，俱着仍入文華宮照舊供奉。又傳旨燕王倦勤^㊸，喜於靜攝，文武百官，不准私自朝見，以妨其靜攝。傳完了數道旨意，方行罷朝。早有一班近侍宮人，細吹細打，迎入宮中。因有旨，請燕王出居文華宮，其供奉近侍宮人，已早遵旨，紛紛出宮矣。正是：

君作臣兮臣作君，實爲千古之奇聞；

不知共棄如芻狗^㊹，才似人形早已焚。

子之第二日設朝，第一道旨意：宮中近侍宮人，盡發供應舊燕王。內御無人，着選顏色美麗女子三千人，淨身少年男子^㊺三千人，入宮備用。第二道：舊燕王倦勤靜攝，供奉宜崇，各項財用，俱於常額外，加增一半。這兩道旨意一傳出去，全國臣民見了，皆驚訝不已，紛紛議論。但因新主初政，不好便上本彈論，只得暫時忍耐。鹿毛壽訪知，因暗暗入見子之道：“大王新立，臣民觀望，大王何不且傳兩道假仁假義的旨，安定了人心，然後再行此快樂之事，便可以掩飾了。今發詔之始，即行此

㊸倦勤 就是讓位退休。

㊹芻(ㄅㄨˋ)狗 就是結草爲狗。

㊺淨身少年男子 就是宦官。

好貨貪財之令，未免人心洶洶，大王還須三思！”子之道：“鹿卿有所不知，燕政素寬，若再假以仁義，則民心玩矣！民心既定，再行此苛求之政，萬萬難從矣！莫若乘此新政，威嚴之際，書令出行，誰敢不遵。寡人籌之甚熟，故特行之，使臣民知此令作用，出於尋常，卿若慮其不遵，寡人明日再示之以威，無不從矣！”鹿毛壽因贊道：“大王洪深之略，非疏淺之臣所能測度也。但示之以威，亦宜早行，恐遲則民又生議論也。”子之道：“要示之以威，這又何難？”只因這一示之以威，有分教：

籍者民口●，失者民心。

不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回

演武廳橫槊示威
無終山潛身逃難

詩曰：天意從來不可回，推之人事太參差；賢能嗣子逃無路，虐暴奸人偏有爲。到此人民誰不憤，如斯社稷怎支持？當時得意誇能早，及到身亡悔已遲！

話說子之才卽位，所行不義，要以威壓臣民爲能事，因傳出旨意來，明日下操。新主命令，誰敢不遵？

到了次日，子之帶了鹿毛壽一類羽黨臣子，到了教場，高坐將台之上。只見教場中，兵馬早已排得齊齊整整，因傳令衆將道：“方今列國，各據封疆①，若非士勇馬強，難以威鄰服敵。汝等衆將，須盡心操練，必人人有烏獲②之能，個個稱

●籍者民口 意思是人民要說話。

①封疆 國界，就是國土。

②烏獲 古時的力士。

孟賁[●]之勇，寡人方倚爲長城，加之大任。若徒炫虛名，全無實用，定當加責。”衆將齊聲領諾。子之方下令開操，衆將得令，排一回陣法，射一回弓箭，比一回刀槍，試一回火炮，直到日午方完。子之看了道：“這些操演，皆虛應故事，不足顯才，快取寡人的鉄槩來。”

原來子之力大，用的這柄槩，乃是渾鉄製成，約有二百斤重。子之虧這柄槩，在燕易王時騙了一個宰相，今日故又取來嚇人。當下四個兵，抬到將台下放了。子之就傳令衆將中，有能舉槩上馬，施展得動的，即拜爲大將軍。令下了，合營金鼓齊鳴，并無一人出來應令。傳令的人，恐人不知，只得又高傳了一遍，金鼓又鳴了一轉，也不見一人出來。待傳到第三次，金鼓正鳴，方見左營中一將，金盔金甲，身繫絲鸞寶帶，飛馬直到將台之下，大聲叫道：“末將不才，願舉大王之槩。”衆人視之，乃偏將軍乞栗也。台上因傳令乞栗快舉，有重賞。乞栗乃跳下馬，便雙手抱槩起，橫擺了一擺，豎揚了一揚，欲要飛身上馬，已覺艱難，只橫着槩在將台下轉了一轉，便放下來，靠將台豎着。滿營早已喝采，金鼓齊鳴。

子之在將台看見，微笑一笑道：“也虧他了！”正說未完，只見後營中，有一將鉄盔鉄甲，皂羅袍，烏油臉，飛馬出來，大叫道：“這等樣怎算得舉槩，待末將舉與你看！”因一馬跑到將台邊，也不下馬，見槩靠在台邊，遂用平生之力，往上一拖，拖起來橫担在馬上，用兩手擎定，放開馬在營中跑了一回，依舊到將台邊，然後放下槩來。滿營金鼓亂鳴，衆人愈加喝采。

●孟賁 戰國時代的勇士。

子之在台上一看，却是副將軍費器也。因笑了一笑道：“這更虧他！”因吩咐給賞，乞栗是銀花一對，紅綵一匹，費器是金花一對，錦綵一匹。賞完，子之因看着鹿毛壽等衆臣說道：“這樣舞槩，可發一笑。寡人若空說他，他也不服，這叫做不覩太陽，不知燭火●之光小，不聞雷聲，不知金聲之微細；待寡人自舞來，與衆臣一看，他方知慚愧。”因卸去龍服，披上軟甲，除了王冠，換上戰帽。衆文武侍從，都走下台來。近侍早已備下戰馬。子之要賣弄英雄，一手提起槩來，一手抓定馬韁，將身一縱，早已跨在馬上，然後雙手將鉄槩輕輕的舞開，先開過門，後又立個架子，左三路，右五路。初猶緩緩的，一盤一控，一縱一送，如龍之盤旋，如虎之踴躍，使到溜亮時，只聽得風聲呼呼，恍是霞飛閃閃，又覺得冷陰陰，寒慘慘，一團兵氣襲人，並不見人在哪里，也不見馬在哪里，更不見槩在哪里。滿營將士，看了無不寒心吐舌，齊呼萬歲。子之聽了，滿心歡喜，然後收住了槩，向前一擰，後一舞，橫一拖，豎一插，約略演了三四回，方輕輕將槩放下來，面不改色，口不吐氣。因笑問衆文武道：“寡人的舞槩如何？”衆文武俱拜服於地，交口稱贊道：“大王的勇武神威，實古今所無也。”子之大喜，方跳下馬來，復又上台，換了王服。乃下令道：“寡人神武定國，令出必行，言出必從，善承旨者加爵，有逆旨者死無赦！”又出金錢賞勞三軍，方罷操回宮。正是：

狡詐爲君不識仁，但將猛勇壓臣民；

誰知猛勇有時盡，依舊臣民屬別人。

子之賣弄了一回猛勇，人人害怕，凡國家的事，均任他性

●燭（火口）火 就是火炬。

子而行，有誰敢違拗？然民心洶洶，朝野無一人不慌張，懷憤思亂。過了年餘，將軍市被，心不能平，因暗暗與太子商量道：“這燕國乃殿下之燕國也，豈容此奸賊據而爲君，必攻而殺之，方快我心。”太子平道：“我豈不願殺此奸賊，但恨被廢失位，無力與爭。況此賊又猛勇異常，恐攻之不勝，反取其禍。”市被道：“太子何懦也！吾誓殺此賊！”

又過了些時，市被忍耐不住，忽聽得子之抱病，因大喜道：“天從人願，此賊應滅矣！”遂不再計，竟率了本部軍士千餘，乘夜無備，一齊鼓噪，殺奔宮門。百姓因子之爲政暴虐，恨入骨髓，見市被往攻，俱蜂擁從之。到了宮門，見宮門閉緊，遂縱火焚燒。子之正在病中，聞知有變，又因黑夜，不知衆寡，但傳令緊閉宮門，着人死守。待挨到天明，方集內侍，點集禁兵，一齊殺出。此時內裏禁兵，乃柔脆之兵，外面的軍兵和百姓，又是烏合之衆，既不成個隊伍，也沒個陣勢，惟有鳴鑼擊鼓，吶天喝地的亂殺。內裏的殺敗了，因子之催督要戰，不敢退去，外面的殺退了，因民憤恨之極，一邊退去了，又一邊進上來了，內外皆混殺，直殺得屍如山積，血似水流。

正殺到不可分解之時，不期鹿毛壽同蘇代見時勢危急，發兵符將各營兵馬，都調來護救。不多時兵馬到了，衆百姓見勢頭不甚好，都散去了。百姓散去，市被一軍，如何支持得住？只得敗了出來。鹿毛壽揮衆兵圍殺，喜得衆營兵皆不情願，未用力來攻，故緊攻一陣，又慢攻一陣。大家相持了十餘日，勝敗未分。鹿毛壽奏知子之。子之此時病已將好，因大怒道：“鼠輩容其作耗，設使諸侯大敵，何以稱雄？”遂爬起來，換了戎裝，手